

Conflict of Wood and Clay—On the Inter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Woodcarving and Clay Sculpture

木与泥的碰撞——泛论木雕与泥塑的整合创新

■ 林青 by Lin Qing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现代人对雕塑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有了更加深广的理解和诠释。雕塑的诞生和材料是分不开的，雕塑创作行为的本质是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冲破生活中所谓的“禁锢”，进入一个更为广阔、更为宽泛的维度。

关键词：木雕；泥塑

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rn people's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forms of sculpture and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 are more profound. The birth of sculpture goes hand in hand with its material. Sculpture creation is essentially the desire and the pursuit for freedom, breaking through the so-called "the shackles" in our life and entering a broader and more extensive dimen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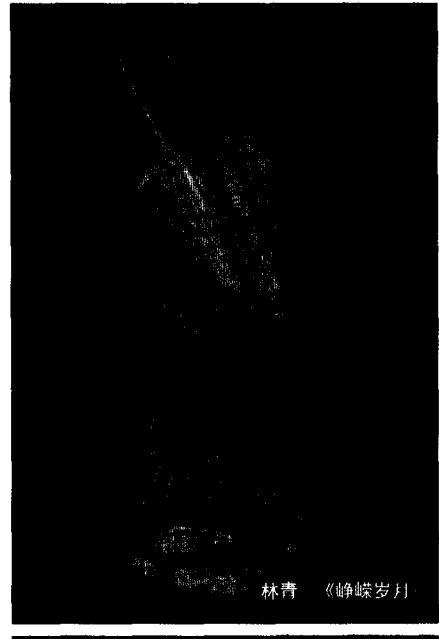
Key Words: wood carving, clay art

为美化生活、美化城市、用于纪念意义而雕刻塑造，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和形象的观赏物和纪念物，此谓雕塑的定义。此定义的通俗说法为：泥塑是“加法”，木雕是“减法”。一个成功雕塑家的基本素质，应该精通加法，并擅长减法，且善于加法与减法的融会贯通。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现代人对雕塑的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有了更加深广的诠释和理解。民族的、民俗的风格和历史沉淀的种种文化痕迹，“观念”的转换、进化等因素同时影响着雕塑作品的设计与创作。雕塑作品从根本上来说是雕塑家传递思想、倡导理念的有形实物，也可以说是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的可视可触的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识和感应功能。雕塑以其特有的艺术视角运用了整合后的概括、夸张、抽象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在泥土与木材的空间与环境中，有序地组合，构建出富于韵律美和形体美的三维立体造型。思想的深度和理念的高度通过作者的心灵和双手渗透于作品之中，致使雕塑作品本身具有了人与雕塑互动的功能，给予受众一种幸福感和充实感，让人们似乎被世间所有的感动拥抱着。雕塑能够强化社会环境的特质、所传递的社会文化、社会思想或所要表述的理念、观念，都能引发观众的联想和共鸣，使雕塑、人、环境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充实了人的精神活动，这就是雕塑所具有的特定的语言功效。这一点从笔者近年参加全国各地的专业展评的观感便可体会。例如：2008年第五届中国（大连）工艺美术博览会的参观者多数为普通民众。当时有一位小伙子带着他的女友来到莆田展区，询问各种关于婚庆木雕礼品的知识，从现场体会到了艺术的亲和力。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浪漫之都”的民众的艺术鉴赏眼光已经今非昔比；2010年上海第十二届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展参观者中，以收藏家和业余爱好者居多，他们多讲究材料价值，如：海南花梨、越南花梨为首选；若是普通材料则要求造型和题材新颖，其中，现场淘宝的人不在少数，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城市的人对艺术有着自己的诠释方式，他们颇具主动审美的法眼。

雕塑的诞生和材料是分不开的，尽管大多数情况下材料仅为一种媒介，但人们在掌握工艺的过程中对材料不断深入地探索，也是雕塑的创作、审美和形式发展的一个进程。现代雕塑的发展进程也是对固有雕塑材料探索、拓展的过程，当下对雕塑概念的解构、整合，从而形成雕塑现代化进程。雕塑材料的内涵和外延也愈来愈强烈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深究，诸如木材所特有的质感、纹理、温度、亲和力；泥巴所散发出来的芬芳、触觉等，致使雕塑作者流连于艺术创作的激情，忘返于材料本身的磁场中。艺术家作为思想者队伍中的一团火焰，不仅要照亮世界，并且要在最恰当、最微妙的时机，把雕塑材料的本质引渡到作品之中，让“美”延伸、渗透于作品的方方面面。

一件泥塑的作品或许是形象逼真的，但只能是单一色彩的；一件木雕的作品则可能是有温度的，因为多重色彩而更近乎于真实，或因为巧色而更显奇妙。当然，媒介材料有时也直接对雕塑本身的灵魂起到象征性的作用。同一作品若是用泥塑表现，则令人的充实感油然而生；若是用香樟木或鸡翅木雕刻而成，则前者祥和、温柔，后者古朴、厚



林青 《峥嵘岁月》



林青 《秋风习习》

重。在传统泥塑中，塑造手法多数讲究整洁度、庄严感、稳定感，再加以彩绘，使作品显得逼真、形象化；然而现代泥塑作品则在于追求体积感、肌理感、写实感和抽象感。当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性作品，而玻璃钢的产生更促进了泥塑多样化的进程，泥塑作品完成后制作成玻璃钢作品，增进了存放空间、条件的多项选择，城市雕塑、纪念性雕塑和景观雕塑应运而生；架上雕塑也拓展出家居雕塑和办公室雕塑，多样化的个性作品、创意作品、写实作品、抽象作品等，纷纷崭露头角，此类作品也逐步被更多的人所认可。继而，创作者也在整合各种文化元素，融入到作品中来，使得作品更具生命力和感动力。木雕起源于新石器时期，刚开始只是一种民间工艺，后来直到人们有了审美意识，木雕才渐成一门艺术。“工艺术雕”所用的工具多为斧头、凿子、圆刀、平刀、三角刀等，工具往往多达上百把，多数只是偶尔用一下，经常用的也只是一小部分，因为工具的局限性和木头的纹理要求，所雕刻作品多数较为光滑、简约，随意性得不到很大程度的体现；而如今，一件件内涵深刻、构思巧妙、具有独创性、能反映现实生活且又能反映审美观、艺术方法和艺术技巧的木雕作品，展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被称之为“艺术木雕”。木雕的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也逐渐丰富，多样化且不拘一格，加上机器革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机械，如电锯、电磨斗、甚至用上了改装过的牙医机械“吊磨斗”等等，使技法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同时，结合木材的天然型状和自然肌纹，表现手法日新月异，有大刀阔斧、粗犷有力，也有精雕细刻、线条流畅，还有简洁明快、自然取巧等等；

一些写实作品的肌理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也增进了雕工的细腻感，尽最大可能做到了近乎现实的镂空；利用“吊磨斗”的机器来进行雕刻，也可以制作出各种近似于泥塑抑或近似于现实状态的质感和肌理效果（例如作品《博爱·情》的肌理效果）；利用“电锯”和传统刀具，结合木雕的特性和泥塑的雕塑体积感，可以雕刻出对比强烈、体积感突出及浑厚的效果（例如作品《世纪冰河》《铿锵傲骨》）；例如，早期雕刻山石底座，只能使用平刀来敲打，最后的效果即是光滑或是平整；只能是一种概括性的手段；现在使用吊磨斗，用白钢条磨出平刀和圆刀，结合泥塑的手法，可以表现出现实状态下的山石的形态，以及表面的肌理，或是山石上的青苔和小草，都可以很好地表现出来。总而言之，木雕艺术的表现手法的提升与机械化的进步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诚然，这与时代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题材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多样化的制作手法衍伸出多样化的创作题材；而题材也在影响着手法的变更，两者之间存在着鱼水关系。再者，文化内涵的提升和延伸，促进了雕刻概念范畴的不断扩展，从传统的宗教文化转化到具象文化、生活文化、意象文化等等；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雕刻作品上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理感受、幸福感、价值观都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悄然的变化，一些作品也在潜移默化中与时代产生了当然的共鸣。

雕塑创作行为的本质是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冲破生活中所谓的“禁锢”，进入一个更为广阔、更为宽泛的维度，雕塑创作的终极原因是雕塑工作者有义务地从道德出发，揭示生活的真面目，重现人性的感动面。重要的是，在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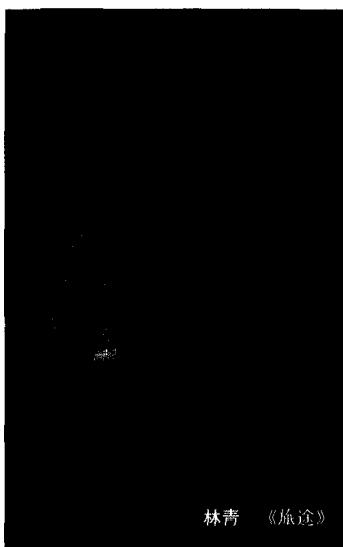
的过程当中，作者幻化为人性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源于某个特定的事物，特定的环境，更是将对人类灵魂的希冀和温馨爱情的期盼隽刻在作品上：自2005年以来，我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如《峥嵘岁月》《玉树临风》《博爱·情》《旅途》《奇葩韵》《铿锵傲骨》和《情结》等。所有作品均以泥塑和木雕的手法相结合，以泥塑作为造型的根基，将传统雕刀、电锯、电磨斗等工具相互结合，刻出的木雕近乎泥塑刀的感觉，赋予其加减兼具言语的生命力，以期打动人的感官。我的目的就是使所有的收藏者都能成为知友，抑或因为与作品产生共鸣而成知己。例如：作品《博爱·情》的毛线质感，亲近了人情味，真实且可用手来感受。近年来，我通过与日本人合作，摸索出新的艺术经纪模式。通过这个模式，近几年我相继在日本展示过《峥嵘岁月》《旅途》《律动》《阳光·希望》《双龙戏珠》《阿修罗》《布袋弥勒》等三十几件创新型作品。

雕塑令我享受生活，无论是泥塑中的美或是木雕中的美，我都愿以自己的语言来加减，用自己的手法来整合。无论作品是“被泥雕”或是“被木雕”了，我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我的内心、向人们展现我所发现、挖掘、理解出来的“美”；我乐于独创的线条、形状和表现形式的纯粹性及严密性，我认为这是传达我所期望的世界所具有的韵律和心境的最直接的表现手段，我期待用这些因素整合出特有的雕塑语言，去感动、去希冀、去唤起生活中的真、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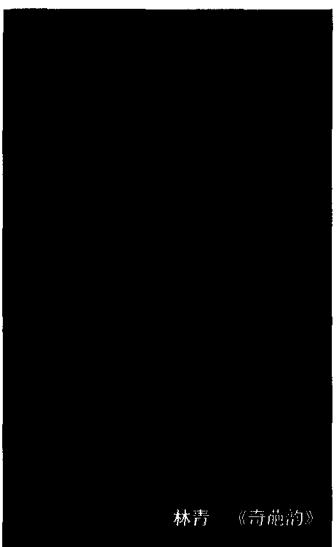
（林青 莆田狼臻雕塑文化研究院）



林青 《情·博爱》



林青 《旅途》



林青 《奇葩韵》



林青 《五福齐臻》